



没有“小”英雄,哪有“大”英雄?

——《小英雄雨来》及其现实意义 □马光复

自从管桦创作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在解放初期作为教材选进小学语文课本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几代小学生,几乎人人都读过它,知道并记住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个叫雨来的小英雄。新中国诞生的70多年来,我们通过文学作品、传记文学、影视作品等等,知道了许多抗日战争中的少年英雄人物,其中有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也有作家们和艺术家们塑造的艺术人物典型,比如家喻户晓的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放牛郎王小二、儿童团团长王朴、送鸡毛信的海娃等等少年英雄。

不同于成人,孩子们不太在意这些英雄少年究竟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作家和艺术家们塑造和虚构的艺术人物形象,都是自己心目中崇敬的英雄、学习的榜样。这显示了童真时期的少年儿童们思想的纯洁无瑕与质朴善良,也说明了文学艺术的强大感染力与生命力。

管桦原名鲍化普,河北丰润人。他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曾任《冀东救国报》社记者,后来调到军区政治部副社工作,在东北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他在冀东农村落户期间,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荆各庄的故事》、《小英雄雨来》、长篇小说《将军河》及《管桦中短篇小说集》等。

1984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下午,我受《北京文艺》(《北京文学》杂志前身)的委托,来到当时居住在北京西城灵境胡同深处一座平房小院的管桦家里采访。见到了管桦老师和他的夫人李婉老师,寒暄之后,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管老师,抗日战争时期,听说您是儿童团员,是真的吗?”管桦微笑着,顿时情绪兴奋起来,并且流露出一种自豪感,他说:“那没错,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抗日儿童团员。你知道当时的情况吗?”我摇摇头,其实我对于当时的局势是知道个大概的,只是想听听管桦老师说说他自己的经历。他兴致勃勃地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一直到1945年,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抗日根据地,陆续都成立了抗日儿童团的组织。团员们在青年救国会的领导下,同抗日军民一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非常活跃。你知道抗日儿童团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吗?”

管桦的突然一问,我还真的被问住了,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望着我笑了,显然他事先知道,这个问题我是回答不出来的。他并不为难我,接着说:“儿童团员的具体任务是:第一,向大家宣传打日本。第二,侦察敌情抓汉奸。第三,站岗放哨送书信。第四,帮助军属做事。第五,尊敬抗战官兵。第六,学习生产不停。”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当年曾经是一个儿童团员的人,在今天亲自讲述出如此清晰、具体、完整的关于儿童团员要做的具体任务。管桦说的没错,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东北的长白山黑土地到晋西北莽莽的黄土高原;从山东沂蒙山区到苏北芦荡湖河;从陕甘宁边区到晋冀鲁豫的抗日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抗日儿童团员们的身影。据统计,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约有7万名儿童团员,苏北解放区约有18万儿童团员

和少年队员,华北抗日根据地约有60万儿童团员,他们是当时抗日儿童团的“主力军”。其中,最为活跃和出色的是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他们帮助军烈属,站岗、放哨、送情报、捉汉奸,利用自己年纪小、不被敌人注意的年龄特点,经常深入敌后,无数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在晋察冀边区抗日儿童团,当时还开展了“五不运动”:不给敌人带路,不给敌人送信,不吃敌人的糖,不念敌人的书,不告诉敌人藏粮的地方。直到今天在晋冀一带,仍然广泛流传着英雄王小二把日本鬼子引进八路军包围圈的故事。并在涞源县刘家庄为他修建了纪念碑。

管桦说,那时候他十五六岁上下,不仅是一名普通抗日儿童团员,还亲身经历过目睹了年长他几岁的本村儿童团团长风采。在小团长的带领下,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团员,每天忙着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瞭望,侦察敌情。后来他长大了,在冀东地区工作的时候,虽然地处敌占区,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每个村都有民兵、妇救会和儿童团的抗日组织。管桦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采访,需要向导引路,而各村的儿童团员就成了他最好的带路人。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常常在夜里带领着管桦翻山越岭,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让管桦惊讶的是,尽管儿童团员们年龄不大,但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他们都不会畏惧。他们的勇敢、机智、不怕苦的特点,以及对敌人的仇恨,都给管桦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因此,管桦说:“抗战时期,全国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少年儿童,或者男人和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不仅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也使中华民族得以重生。我应当凭自己的良心,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描写那个时代儿童团员的爱国精神,教育下一代,这是我创作小说《小英雄雨来》的目的。”

听到管桦说出他创作《小英雄雨来》的初衷,我很感动。从他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作家的爱国激情,一个作家的担当、深思,以及他对祖国未来和孩子们的



《小英雄雨来》插图 沈尧尹 绘

期盼。时至今日,我们重读《小英雄雨来》的时候,怎能不隐隐激荡起灵魂深处的共鸣?

从当年的抗日儿童团员说到他创作《小英雄雨来》,管桦表示,雨来的形象是有根据的,绝不是作家凭空想象的。可以说,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里冀东抗日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本人在内。小说中的芦花戏水、星夜攻读、智护交通员等情节,以及苇丛雏鸭、五谷飘香的田园风光,还有他那鲜活的方言土语,无一不是十几年前那场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燕赵大地的真实写照。

1940年,管桦离开家乡奔赴抗日战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转战,浓浓的乡情始终让他留下无限眷恋。从军后,童年时代的情景经常像电影似的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1948年,管桦在哈尔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期间,他完成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雨来没有死》,初稿写成之后,管桦首先请当时担任鲁迅文学院研究室主任的作家周立波审阅。周立波被小说中主人公雨来的事迹吸引并感动了,连连称赞这篇小说写得有骨头有肉,非常值得一读,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周立波鼓励管桦继续写下去,可以写成一部真实反映冀东人民抗日斗争的中篇或长篇小说。经过管桦进一步加工,最后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这就是发表在当年《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前身)上的《小英雄雨来》。

几年之后,在文联的一次会议上,我有幸又碰见了管桦同志,他告诉我说,1998年,“小英雄雨来纪念馆”终于在他家乡的还乡河公园落成了。小英雄雨来纪念馆上镌刻上了管桦亲手的文字:“1937年,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中国进行全民族抗战。青壮年参加八路军,拿起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冀东还乡河两岸各村的民兵、老年人、妇女、少年儿童,为保卫祖国家园与敌进行顽强的斗争。在那个战争年代,像雨来那样站岗放哨、手拿红缨枪、挺起小胸脯、给八路军送信、带路的情况是很多很多的……”

这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此时已经年逾古稀的管桦,从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出发,观察世界风云变化。他深知革命传统教育对下一代的重要,不管是理性还是感性的认知出发,都要把“雨来”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英雄精神发扬光大。管桦深情地说:“爱国主义教育应当从娃娃抓起,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热爱,还谈何爱国?”如今,小英雄雨来纪念馆已经成为当地非常著名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也成了大人和孩子们经常前去瞻仰之处。站在雨来纪念碑前,仰望雨来塑像,会使人勾起一段难以忘怀的深刻的历史回忆。几乎所有曾经读过雨来的故事的人和正在课堂上学着雨来故事渐渐成长起来的孩子们,都会重温 and 牢记《小英雄雨来》中那句激励过几代人的名句:“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在小说里,这是一处触动人心的细节描写,鲜血滴在“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几行字上,表明了雨来誓死保护革命者,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与坚强意志,体现了中国人民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江山的决心。句子没有任何修饰和雕琢,意思却深刻而含蓄,它既写出了当时的场



景,又将鲜血和爱国非常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使人产生极其丰富的想象和回味无穷。这看似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语,但却是一个犹如太阳光芒四射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流淌在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精神中的不朽血脉。正是它唤醒并激励着一代代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做出并继续做着惊天动地的事业。

采访管桦时他曾说过一句话,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忆犹新,他说:“不要小看‘小’英雄,没有‘小’英雄,哪有‘大’英雄?”我曾经仔细琢磨过这句话,它里面包含着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育学的规律,这正是他所说的“爱国主义教育应当从娃娃抓起”的另一种说法,即教育的连续性。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从小看大。”不抓紧孩子成长时期的教育,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小到家庭养成教育,大到理想教育,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不从孩子小的时候就重视并抓紧起来,那孩子的未来就实在堪忧了。纵观当今,有多少社会不良现象,不是与孩子的青少年教育问题紧密相联?

郁达夫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他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在当今复杂而多变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不断奋勇前进的步伐中,我们需要从小培养少年儿童的英雄主义,提倡英雄主义精神。面对艰苦卓绝的斗争局面,面对无数艰难困苦,我们需要男子汉精神,只有这样,整个民族在敌人和困难面前,才会不低头、不屈服,少一些懦弱,多一些勇敢。

目前我们的教育事业,在党的教育思想引导下,已经在各个方面比较注意抓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英雄主义教育,但仍有不足。时代和历史需要的是具有正确的“三观”,有高素质、高教养,体魄强健的革命接班人。让一代代孩子们普遍具有这样的思想品德,就像小英雄雨来一样,记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小时是小英雄,长大后也能成为大英雄。

管桦老师已经离去将近20年了,但他的儿童文学红色经典小说《小英雄雨来》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活在校的课堂上。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重读《小英雄雨来》它仍然具有浓重的现实意义,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思考,新的启迪。

关注

在我的世界里,书一直都像食物和空气一样重要。十七八岁的年纪,是我大量接触外国古典文学的时期。莎士比亚、雨果、歌德、巴尔扎克、塞万提斯、契诃夫、托尔斯泰、梅里美等,我把他们的作品中译本频繁地从学校图书馆里搬进搬出。

我喜欢这些人的名字,更喜欢他们优雅的照片。我经常把这些书翻开,翻到印有作者照片的一页,看着他们发呆。他们奇异的装束,神秘的表情、滑稽的头发和胡子,让我百看不厌。我一度有了要收集他们照片的想法,也将这一本不该有的想法付诸了行动。我把歌德的一张画像,从书上偷偷撕了下来。所幸的是,我撕下之后立刻决定悔改,那本被撕去画页的名著残缺的样子,触动了我的道德神经。我自责不已,并且打算将撕下的一页贴补上去,但我失败了。我未能让歌德天衣无缝地回到他的书里去,也未能消除我的过错,但我立下志向,从今以后,一定要善待每一本书,不管它是图书馆的还是自己的。我阅读着这些人写的书,将他们更为优雅的语句摘录下来。是他们让我认识了人的真正的伟大,同时也认识到了书本之外的世俗生活。

后来,我到一所中学任教。学校位于偏僻的乡下,它的前身是一座庵堂。白天的喧嚣过去之后,它又变回了远离尘世的处所。往昔伴随庵堂里的寂寞虔诚的是青灯苦卷;而我这个在庵堂旧址里教书的年轻人,则靠着喜爱的书籍,来打发漫漫长夜,消耗那富足得奢侈的年轻时光。

宿舍里没有电灯,只有安静的煤油灯发出昏黄温暖的光芒。我过敏的鼻子,只要一闻到煤油的气味,立刻就塞住了。我手捧名著,用嘴呼吸。旷野里的风呼呼作响,从窗缝里挤进来,煤油灯的火焰不住地摇曳,将墙上的黑影晃动,我仿佛是在一条船上。“江声浩荡”——《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经常出现的这一句,不时在我的脑海里回响。那一段看似枯燥的平静岁月,因为文学而变得富足充实。那些天才的灵感,将我的内心擦亮,让我感觉到一种明澈之光,从自己的内心闪烁出来,将平庸的生活照亮。也让平庸的自己,似乎变得非同凡响了。

无论世事怎样沧桑变幻,读书和写作始终与我一路相伴,移步换景,让我领略着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绚丽。最近几年,我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因此多了一些与之相关的阅读。这一类的阅读,给了我奇异纯真的享受,也愿意把最近读到的几本有意思的书推荐给大家。

第一本是西班牙作家法布拉的《卡夫卡和旅行娃娃》。卡夫卡是我最偏爱的作家,30年前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深受其作品的影响。所以,这本以卡夫卡为主人公的童话,自然勾起了我强烈的阅读欲望。小女孩艾希因为丢了她的洋娃娃,在公园里伤心地哭泣,这被散步的卡夫卡看见了。为了安慰小女孩,卡夫卡决定以洋娃娃的名义给艾希写信。这位大作家一共给艾希写了20封信,每封信都写得煞有介事,情真意切,妙趣横生。

这是一段非凡的时光,卡夫卡在追梦,而他的梦,不仅温暖了艾希,也让艾希在一封封“旅行娃娃”来信中,获得了成长的力量。据说卡夫卡真的曾经为了一个失去洋娃娃的小女孩写过许多信,并且在写了那些信后的第二年,就因为肺病去世了。他写的那些信,至今还保存在博物馆里。前年我去布拉格,第一件事就是去了查理桥边的卡夫卡博物馆。馆内陈列了许多卡夫卡的手迹,哪些是他写给小女孩的信呢?我不由得一阵恍惚,仿佛看到患肺结核的卡夫卡,正在灯下吃力地写信。

作者的《无字书图书馆》也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充满了奇思妙想。小镇图书馆里,书上的字悄悄地从书中跑走了,这是怎样荒诞而有趣的景象啊!当图书馆被遗忘,当书被遗忘,当书里的字纷纷逃亡,不仅是书的悲哀,也是小镇的悲哀,是人类的悲哀。那么,希望在哪里?人们如何重新找回这些失落的字符,如何让文字重新回到书中,让书回到人们的生活里,回到人们的心中?相信读完这本书的人,一定会在掩卷之后陷入沉思。

美国作家克比·莱森的《海蒂的天空》是一部让我吃惊的小说,我完全没有想到,作者会把如此沉重的人生变故和磨难压到一个小姑娘的身上。命运对海蒂来说,确实是太残酷了。但是她的勇敢却像春风一样,把不幸的寒冰融化了,她的坚强像阳光一样,驱散了荒芜之地的黑暗。这样的重压即使是降临在一个成人身上,也多半要把人压垮。但海蒂小小生命的力量,就像冻土下的种子,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顽强地生长。她在蒙大拿垦荒,建立了自己的家,也收获了友谊和爱。这是一本脚踏实地的书,读完它,我们会为海蒂感到骄傲,也会因此感受到生而为人的尊严和高贵。

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诗》也值得一读。诗歌是最早在我们人类中产生的文体,诗意不仅存在于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还与人类的精神活动密不可分。正如北岛在序言中说的那样,诗歌正如点燃的火炬——某种意义上,诗歌之光照亮突然醒来的人。本书汇集了世界各国诗人的众多优秀诗篇,这些伟大的灵感和天才的创作,虽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将它完全读“懂”。但我们读诗,又怎么能以懂和不懂来评价呢?它们像星光一样,照耀着夜晚醒着的孩子;它如风笛一样,飘进打开的耳朵里;它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我们读过的诗,有的会被我们铭记终身,成为人生的风帆和秘密;有的也许会遗忘,但它其实早已悄悄地流进我们的血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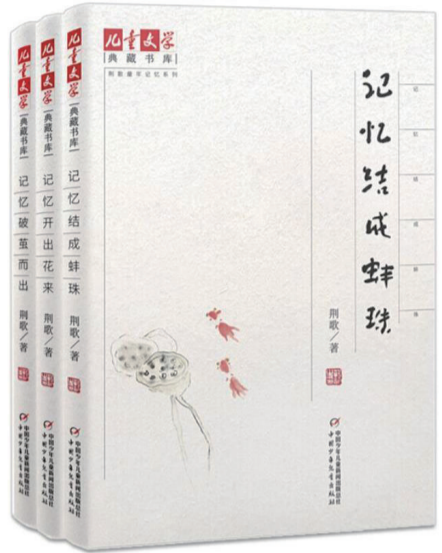
接着,我要推荐中国国家博物馆编的《文物中国史》。博物馆里的藏品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们在历史的河流中宛若礁石,真真切切地浮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器物之美,更有时光悠远的诗意。如果没有了这些,我们会因为很多问题无解而感到身无所依,心无所依。一个热爱国家、民族和世界的人,不能对千百年来遗存下来的文明产物视而不见。这套书通过一件件具体的文物,串连起中华民族漫长瑰丽的历史,图文并茂,浅显易懂。我们会在饱览各朝各代精美文物的同时,对华夏文明的历史也有大致的了解。

最后,也想推荐一下“童年记忆系列丛书”。童年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它和我的故乡一样,始终铭刻在心头。人生的路走得越远,离它反而越来越远。童年的故事虽然平凡,甚至琐碎,却像冬夜的暖炉,会让风雪归来的人温暖得落下泪来。童年有太多欢乐的点滴,也有伤心的眼泪和成长的烦恼。成年之后回望它们,朴实的故事升华为绚丽的诗篇,语言的翅膀让回忆腾空而起,时间和地域的阻隔被打通、被跨越,一切远在天边,瞬间又近在眼前。

感谢阅读,它超越了时空,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无穷大,让我们的眼前始终有风光无限。

阅读超越时空

□荆歌



宿舍里没有电灯,只有安静的煤油灯发出昏黄温暖的光芒。我过敏的鼻子,只要一闻到煤油的气味,立刻就塞住了。我手捧名著,用嘴呼吸。旷野里的风呼呼作响,从窗缝里挤进来,煤油灯的火焰不住地摇曳,将墙上的黑影晃动,我仿佛是在一条船上。“江声浩荡”——《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经常出现的这一句,不时在我的脑海里回响。那一段看似枯燥的平静岁月,因为文学而变得富足充实。那些天才的灵感,将我的内心擦亮,让我感觉到一种明澈之光,从自己的内心闪烁出来,将平庸的生活照亮。也让平庸的自己,似乎变得非同凡响了。

《雨露麻》荣获2021年博洛尼亚童书展最佳童书奖「虚构类特别提名奖」

6月1日,由中国作家曹文轩和韩国画家苏西·李联手创作、接力出版社出版的《雨露麻》荣获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最佳童书奖“虚构类特别提名奖”。本书是博洛尼亚童书展最佳童书奖1966年设立以来,首部获奖的中国大陆原创作品。

作为2021年上半年童书奖项评选的焦点,此次参评图书来自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共计1577部。最佳童书奖设有4个固定类别:虚构类作品奖(Fiction)、非虚构类作品奖(Non-Fiction)、新人奖(Opera Prima)(颁发给首次参选的作者和插画家)和漫画类作品奖(Comics)。此外,每年评审团还会为极具创新精神的作品颁发新视野奖(New Horizons),今年还特设了诗歌奖。以上获奖名单均由国际专家组成的评审团来确定,表彰的是作品的图像与编辑质量、创新性以及与儿童对话的能力。

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最佳童书奖评审团在给《雨露麻》的颁奖词中写道:“作家曹文轩和绘者苏西·李联手打造了一个才华横溢、勤奋努力的小女孩克服自我质疑,在经历挫折后重新拾起画笔的故事。这个国际知名的组合第一次强强联手,熟练地在每一个平衡自己能力的孩子身上召唤出风暴。”得知作品《雨露麻》获奖后,曹文轩表示:“《雨露麻》是一个关于‘绝不放弃’的故事,一个关于‘感动的力量是无边’的故事。我以为图画书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能得到一个出人意料的故事。一个好的故事,一定隐藏着关于这个世界的重要含义。”

除了《雨露麻》之外,接力出版社于2020年从英国引进的尼尔·帕克的《分类之书》(ONE OF A KIND)也荣获了本届博洛尼亚童书展“非虚构类大奖”,另一部从韩国引进的李芝恩的《棉花糖和大怪兽》(IPARAPA YAMOOYAMOO)荣获本届博洛尼亚童书展最佳童书奖“漫画类(低龄段)大奖”,该书将由接力出版社在今年年底出版。

(儿文)

动态 新时代少儿主题出版暨“中国女孩”系列创作研讨会召开

近日,由新蕾出版社主办的“新时代的少儿主题出版暨‘中国女孩’系列创作研讨会”于线上召开。“中国女孩”系列主创人员与儿童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现场连线,畅谈对儿童文学创作以及主题出版的探索与思考。王泉根、马光复、徐德霞、简平、李学斌、萧萍、徐宝峰、葛竟以及“中国女孩”系列主编李东华、顾问蒙曼,作者秦文君、黄蓓佳、韩静慧、余雷、周晴、李秋沅、王勇英、冯与蓝、吴新星、戴紫裳、慈琪、高源等20余位学者、评论家和作家出席了会议。

与会嘉宾们从“中国女孩”项目谈起,将视野扩大到原创少儿主题出版,结合创作与研究心得,分别从对

原创儿童主题读物在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儿童教育、国家形象展示等方面的现象与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专家们还围绕“少儿主题出版的选题挖掘”“童年的社会性书写”“女性的心灵成长”等议题,提出原创少儿主题出版应是基于内心责任的文学性表达,应更立足于中国味、儿童性、文学性,为儿童打造出一片纯粹的文学乐园,共同推动原创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据悉,该项目已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版权输出海外六个语种。

(教鹤然)



《我是小孩子,我不想说对不起》插图,隋莹莹、张连鑫绘,新世界出版社,2021年5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五〇五期